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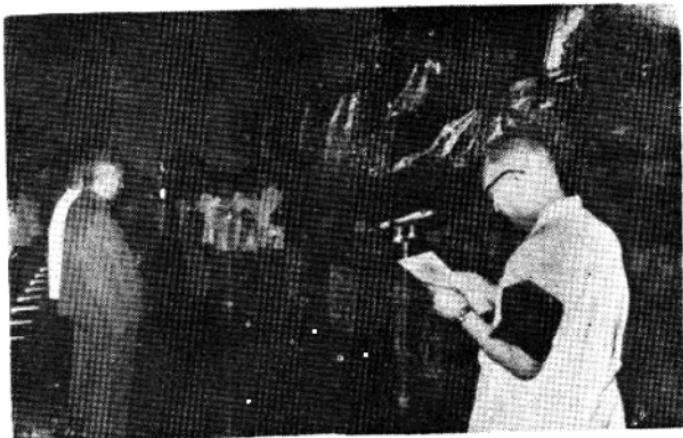


漢陽縣文史資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汉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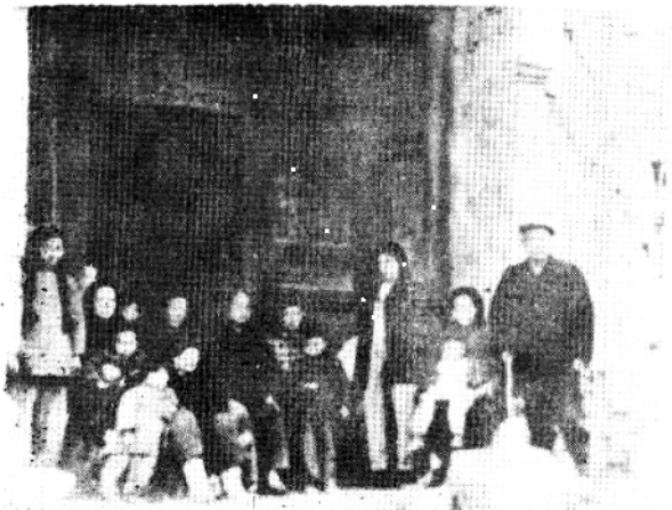
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一日，军委副主席徐向前主持陈昌浩同志的追悼会，王惠德致悼词



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一日，国家主席李先念参加陈昌浩同志追悼会并看望家属

青岛著作遗照

一九六〇年一月，陈昌浩同志在



陈昌浩同志故居，汉阳县爹山镇代家庄屋



(图右) 陈昌浩，一九五〇年  
于苏联莫斯科同次子祖涛合影

# 目 录

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u>陈昌浩</u> .....	范 青 ( 1 )
刘秀珍谈 <u>陈昌浩</u> .....	范青整理 ( 13 )
中共汉阳县部委书记 <u>魏亮生</u> .....	郑桓武 ( 18 )
忆亮生 .....	李惠莲 ( 22 )
辛亥首义中的孙武 .....	贺觉非遗作 ( 27 )
汉阳保卫战的杨玺章 .....	贺觉非遗作 ( 32 )
南下清军参谋长易迺谦 .....	止 戈 ( 33 )
宣传反清的张纯一 .....	郑桓武 ( 35 )
国民党左派人士胡楷 .....	郑行培 ( 41 )
革命忠烈陈定一 .....	求 实 ( 47 )
妇女部长姚静涵 .....	木 显 ( 49 )
县妇协委员长唐义贞 .....	紫 苍 ( 52 )
蔡甸总工会创建人张骥 .....	环 宇 ( 54 )
忆先父滕功成 .....	滕茂维 ( 57 )
第一次国共合作汉阳县大事纪 .....	文史办 ( 62 )
洪流滚滚来汉阳 .....	肖秀耀 ( 89 )
回首当年 .....	肖文安 ( 98 )
我在一九二五一—一九二七年 .....	刘蔚如 ( 111 )
大革命前后的我 .....	王民仙 ( 114 )
烽火硝烟忆汉阳 .....	肖抱真 ( 121 )

昆仑山抗日战役	刘杰三	(133)
缅甸夺囊战纪实	刘绍邦	(143)
怀念先父陈绳武	陈煦天	(148)
先父孙定超的几件往事	孙幼兰	(154)
名书法家宗彝	刘竹溪	(159)
潘毓藻对水利的奉献	匡 候	(161)
孙耀卿在纺织业的成就	琴 南	(174)
回忆先父孙耀卿	孙必显	(177)
王风清的军事著述	王 瑶	(180)
先父李义杰酷爱林业	李蔚青	(183)
祖父尹维一的国画艺术	尹铭阶	(186)
开中西药结合先例的魏越霆	周选堂	(188)
先父吴炽菴的爱国行动	吴 杰	(191)
童世光谈吴炽菴	哈棟整理	(197)
海 外 来 稿		
辛亥革命之战在汉阳	艾 时	(201)
汉阳地质与地壳形成初探	高 古	(214)
汉阳几种民俗	常 淦	(215)
汉阳银楼业的兴盛与歇业	识 途	(222)
小 诗 小 史		
应留碧血照丰碑 (一首)	吴干成遗作	(225)
化作尘沙逐玉珂 (三首)	彭信孺遗作	(226)
武汉会战杂咏 (二首)	艾毓英遗作	(227)
汉皋沦陷纪事诗 (续前五首)	傅彦民遗作	(228)

- 夜过大智门民军公墓（一首） ..... 郭耀輝遺作（230）  
河山折騰 （二首） ..... 肖抱真（231）  
纪念陈定一烈士 （二首） ..... 熊鴻昭（232）  
难民吟 （一首） ..... 郭抗非（232）

---

### 补白五则

---

- 汉阳县古俗 ..... 郑忠銀（26）  
临嶂城遗址 ..... 高世界（48）  
汉阳县境最早一次大战 ..... 高 古（132）  
坚守清廉 ..... 郑忠銀（225）  
廉吏自勉 ..... 晴 川（229）

题签：陈义经

封面设计：杨崇礼

编 委：葛声芳 尹明阶 郑桓武

李家彬 刘斌谷 吴济平

哈棣 郑忠銀

主 编：尹明阶

副 主 编：郑忠銀

# 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陈昌浩

范 青



陈昌浩，字海泉，号子藩，汉阳县爹山镇长新村戴家庄屋人，1906年农历9月18日出生于一个店员工人家里。其父陈春霆在汉口阜成油行任上街管事，以善于测量桐油纯度而知名于当时。昌浩幼年，于本村塾师辜道菴处读书，开始接触新文化。后因父受雇于汉口黄陂路牛皮行任管账先生，方至武汉求学，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中”读书，继而升入中华大学本料。

其间革命先烈恽代英任中华大学附中主任，林育南、黄负生在该校工作和读书，在他们的启发和教育下，昌浩受到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发奋读书，立志救国，不仅社会科学成绩优异，而且自然科学亦甚出众。他很注重体育锻炼，酷爱网球、足球，是中华大学足球队的著名中锋，被称为“中华五虎将”之一，以德、智、体三育平衡发展深得校方赞赏。该校教务长严士佳尤为喜爱，自称以教育陈昌浩等优秀学生为平生乐事。因此，昌浩以成绩优异获

得免收学费待遇。

1926年初，陈昌浩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投入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当年利用暑假回乡之机，同乡村进步学生一道发动当地农民运动，在李集、合贤、永安堡一带，为建立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组织，作出了成效。在他培养和发动的青年农民中，有一位名叫刘南舟的后来成为汉阳县农 民 协会委员长。为革命壮烈牺牲。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血腥的清党运动；同年7月，汪精卫和蒋介石在武汉合流反共，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武汉地区的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在这严峻时刻，陈昌浩坚定勇敢地投入了地下活动，担任共青团湖北省委员会宣传部干事。这时，敌人正悬赏通缉他，随时有被敌捕杀的危险，而他却泰然置之，积极从事地下革命斗争。年底，党中央为了培养领导武装斗争的骨干，选拔一批青年干部去苏联深造，陈昌浩被选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目睹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巨大成就，受到极大鼓舞，从而坚定了毕生从事革命的信念。

1930年11月，陈昌浩从苏联回国，在上海从事共青团的地下工作，曾出席共青团五届四中全会，被选为团中央委员、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同年，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1931年4月，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他由上海出发，来到鄂豫皖特委所在地——新集。这时，鄂豫皖苏区已是拥有180余万人口、主力红军（红四军）已发展到二万多人、地方红色政权纷纷建立、土地革命日益深入的根据地。陈昌浩初入苏区，在行军途中，找干部、战士和苏区的青少年进行社会调查，详询了红军的装备、行动和历次战果，以及苏区民情，深深感到在苏联学到的军事知识，有的已不适用了，有的也不够用了。认为必须深入革命实践，从头学起。对苏区共青团干

部和青少年，能担负防止间谍破坏、防止金银和粮食走私、帮助红军传递军事情报等重大任务，他赞叹不已，认为从共产党领导的苏区，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同年5月11日，根据党中央决定，任命陈昌浩为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和共青团中央分局书记；9月13日，任红四军政治委员；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下辖红四军、红二十五军共三万余人，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这时，陈昌浩年仅二十五岁。从此，他和徐向前一起（包括后期的西路军）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红四方面军一经成立，随即投入了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的战争。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总部部署了黄安（今红安）战役，充分利用黄安之敌在我包围之中的有利形势，采取逐步孤立敌人、削弱敌人、围城打援、在野战中歼灭援敌和守敌的战略方针；充分运用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发动群众，使黄安城周出现人民战争的奇观。当时民谣：“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在总攻击中，陈昌浩亲乘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冒着敌军猛烈炮火，飞临黄安上空，出敌不意，投了大量的宣传品和炸弹；在敌人万分恐惧的情况下，红军趁机攻城，敌军全线溃退；他抓紧战机，率部队伏于黄安县约四十里地区（敌必经之道），乘敌守城司令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突围之机，拦截包围，歼敌五千余人于西郊，生擒赵冠英，首战告捷，誉满军中。

1932年3月，总指挥徐向前提出“苏家埠战役计划”，张国焘初则赞同，中途动摇，临战企图撤军；在此紧急关头，陈昌浩坚定的支持徐向前，致使张国焘勉强同意。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陈昌浩的率领下，兼程东进，在皖西苏家埠地区，经过四十八天的浴血奋战，歼敌十九个团、二个警卫营，缴枪万余、俘敌总指挥厉式鼎以下近万人，取得空前胜利。临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于同年5月23日发出《致贺鄂豫皖红四方面军胜利》电，指

出：“苏家埠战役的胜利，给全国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革命运动以无限兴奋”。

苏家埠战役的胜利，威慑了蒋介石，他调兵遣将，集大军于汉口等地，准备向鄂豫皖边区大举进攻。由于张国焘居鄂豫皖苏区领导地位，对于新的反围剿战争毫无思想准备，并散布“敌人已是偏师”的谬论，擅自决定红四方面军攻打武汉的错误方针；七月上旬，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在夏店召开会议，讨论军队的行动方针时，徐向前、陈昌浩同志提出：“鉴于部队已转战七月之久，应停止进攻，集结于适当地区休整待机，抽出一部份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肃清根据地内小块白色区域的反动武装，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根据地，以对付敌人的围剿”。这种符合当时苏区客观实际的正确意见，却被张国焘拒绝，仍要红军不停顿的进攻，致使在敌人的围剿面前，由于主力分散，根据地日蹙，敌人有隙可乘，红四方面军陷入被动境地，虽苦战两月，曾几次取得歼敌战果，但终不能扭转被动局面。十月初，红四方面军经英山、罗田，再次西进，返回黄安河口地区。这时，鄂豫皖根据地已损失六分之五，县城和重要城镇相继失陷，分局在河口以北的黄崇畈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徐向前、徐宝珊、王平章、吴焕先等，围绕红四方面军要不要转入外线作战和在内线留下兵力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张国焘认为第四次反围剿已失败，敌兵力大大超过红军……，只有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才能保持力量；而徐向前、陈昌浩等鉴于敌人重兵结集根据地内，红军在内线作战回旋区域小，极力主张转移到外线作战，以达到调动敌人、待机歼灭敌人、再打回根据地的目的；沈泽民则主张红军主力留在当地，分散游击，以待时机。会议最后决定：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红四军三个师和红二十五军的第七十三师、以及少共国际团暂时离开苏区，越过京汉铁路向西转移。沈泽民仍任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率红二十五军的三个师、独立

四师和另九个独立团，共计十五个团，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

1932年10月11日深夜，红四方面军主力二万余人，在广水和卫家店之间，越过京汉铁路转至外线，经湖北转河南去陕西。红军越秦岭天险，走悬崖，攀峭壁，跨过溪河小道，在荒草荆棘中行军，沿途山大粮少，人烟稀绝，战士们常常靠山芋充饥。在此困境下，红军夜行日战，迎战于沿途拦截之顽敌。西征途中，于11月21日，陈昌浩率先锋前卫团突破乌龙观以北卫立煌部，为部队杀开重围，急速向北转移。11月22日，红四方面军全军进入湖北枣阳西南二十余里之土桥铺地区，敌六十五、六十七两师扼守沙河，顽强堵击；敌之第一、五十一两师，亦从两侧攻来。而尾追之敌又紧逼于后；在四面受敌的危急形势下，陈昌浩又率领前卫团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杀出重围，打开了通路，控制了土桥铺一带的沙河地段；我军同时分别击退两侧进攻之敌，使全军胜利通过了沙河和襄（阳）、花（园）公路，继续向西北挺进。

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经鄂陕边境之漫川关进入汉中地区，而敌军已在康家坪、住岭地段凭险设防，实行“坚壁清野”，妄图困毙红军。此时，如硬拼则于红军不利，避实就虚方为上策。因而决定抢夺漫川关右侧三十里的一条险峻道路，赶在敌军布防之前越过山谷，进入陕西省境。红四方面军决定再由陈昌浩率领前卫团抢占山口，夺路前进。此役，他在行军中途权衡势态，当机立断，亲率十余骑飞速先登，抢守小道隘口，敌肖之楚部赶到时，已成为十余骑之俯射目标，转而占领对面一带高地，前卫团随即赶来投入战斗，经激烈拼杀，在后继部队的配合下，终于占领了隘口，从敌之四十四师两个旅的结合处打开了一条通道，于十三日黄昏，全军乘夜脱险。

12月中旬，红军进入210里的大巴山，一路原始森林，缺粮少水，又无房住，冰天雪地，战士们荷草铺路前进，夜宿冰地，化雪为炊，坚持行军两天两夜，跨过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进入四川通江

地区。陈昌浩见到通江地区穷人衣衫褴褛，面带饥色，看到红军如见青天，鸣锣放炮欢迎红军的情景，深为感动。半年后，他著文回忆红军入川的艰苦历程说：“苦诚苦，数万人如一个，为解除全世界工农之苦，乃无一人觉其自身之苦者”。

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陈昌浩直接指挥下，跳出了占绝对优势的敌军包围圈，摆脱了红军主力被歼的危险，沿途歼敌万余人，缴获无数，我军仍保持15,000余人；更重要的是，使围剿鄂豫皖苏区的敌军兵力分散，为红军及时粉碎敌人围剿创造了条件，取得了战略上的重大胜利。

红四方面军到达四川省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欢迎，除慰劳外，为红军作向导、搞运输、支援作战，仅一月时间，解放了通、南、巴三县，从而迅速打开了局面；直到1933年10月，在川陕边区创建了一块包括23个县（市）和500万人口的革命根据地，部队由入川时的四个师、15,000余人，在粉碎敌人“三路”、“六路”围攻之后，发展到80,000人。

1933年6月木门会议后，川陕边区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主席，徐向前和陈昌浩任副主席，下为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兼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他在部队扩编中，进一步加强了政工建设，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党的组织，并以军为单位开办了政治干部训练班，以师、团为单位普遍培训党团骨干。各级政治机关编印了许多教材，有《党员须知》、《支部组织及其工作》、《指导员须知》等，以及其他宣传品；总政治部还办有《干部必读》、《战场日报》（后改为《红军》）；各军出版有《红星》、《赤化全川》等小报。在政治教育上，对战士进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红军的斗争历史和革命的光明前途教育。对敌工作方面，增设了对敌工作组和白色士兵工作委员会，以加强对敌宣传和瓦解工作。当时，由于国

民党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的主动，陈昌浩还亲与地下党员武志平同志联系，布置其与杨虎城的下属将领孙蔚如谈判，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使我党解除在陕南的后顾之忧并在汉中建立了交通站，取得一条重要的物资通道。同时，政治部在川陕苏区的各条要道口，布置了些大型石岩标语，成为宣传工作的奇观。至今，在原川陕苏区地带，还存留4,000多幅标语，最大的字约五米高。三米半宽，高悬于2,000米的山壁石岩上，远在数里以外也能看到；这在当时鼓舞军民斗志，瓦解敌军起了很大作用。

但川陕根据地，在土地革命、工商业、劳动福利等问题上，曾执行过某些极端措施，遇到了不少困难，陈昌浩对此十分重视，在一次大会上说：“这些经济问题，妨碍了我们很大的事情，对商业，没有一个政治部懂得价格，政治处也不管，所以南部、苍溪一带发现宣布价格的举动，盐卖好多钱一斤、某件商品卖好多钱等，这样一来，赶场的就不来了”。他对商业工作采取了相应措施，纠正了某些偏向，使各地市场贸易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小商小贩较为活跃，补充了根据地公营商业之不足。

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陈昌浩在频繁的对敌作战中，十分注意战略战术的改进，反对拼消耗和打得不偿失的仗，提倡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在1934年2月的一次政治干部会上，他强调说：“红军要完成阶级战争的任务，战胜一切阶级敌人，除根本上要坚持党的领导外，还须要有经过严密训练的攻击精神。”在打广元县天险柳林子一战，虽获全胜，但伤亡过大，陈昌浩指出：“个人之英勇固可嘉，然而全部之英勇则更美，必要之伤亡当坚决前驱，无益之伤亡当力求避免，此点应在日常党政军事教育中进行训练，使每个干部、每个战士明此真意而力行为好”。因此，他根据现代军事技术进步、战斗性质复杂、尤其在军事行动敏捷的情况下，认为从川陕地理环境出发，必须充分利用夜战和山地战，提倡多多练习瞄准射击、跑步爬山，充分利用

地形。在一年一次的全军射击比赛中，他亲作示范，并介绍射击瞄准要领和他个人的实际经验。

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陈昌浩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三月，红四方面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分三路强渡嘉陵江，开始西征。六月，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李先念的率领下，于夹金山和第一方面军胜利会师。随后，在党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上，决定一、四方面军在党中央领导下共同北上。以一方面军第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三十两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以四方面军之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之第五、第九军团组成左路军，由张国焘、朱德率领，然后向右路军靠拢，一起北出甘南。右路军前敌总指挥为徐向前，政委为陈昌浩，他竭诚拥护中央北上的方针。8月21日，陈昌浩与徐向前指挥部随同毛泽东、张闻天过草地，经过极其艰苦的五天草地行军，终于走出了绝境，胜利地进行了包座战役，歼敌5,000余人，为红军北上开辟了道路。八月下旬到达班佑、巴西、阿西地区。九月初，张国焘自恃枪多兵广，阴谋分裂，以红军总政治委员身份电令右路军南下，陈昌浩将电文转告毛泽东同志，当时毛泽东亲来指挥部表示：“行动方针问题，必须召开中央书记会议，要和周恩来、王稼祥同志商量”。于是，毛泽东、张闻天、博古三同志到三军团司令部驻地——巴西，同周恩来、王稼祥举行会议。在张国焘企图要挟党中央的危急情况下，党中央不得不当机立断，决定率一、三军团于九月五日凌晨先行北上。

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顽固地坚持其机会主义南下方针（后来发展到自立伪中央），致使红四方面军（包括原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九军团）走了一段艰难险阻复杂曲折的历程，在十九个月中，竟三过草地，四越雪山，进行了五次战役，大小战斗千

百次。但在全体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下，先后粉碎了数十万敌军的前堵后追，在川、甘、康、青边境地区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后来，在党中央指示下，经徐向前、陈昌浩等人的坚决的斗争，终于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于1936年10月，实现了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结束了长征。

红四方面军在南下途中的挫折和损失，使广大指战员渴望早日与中央会合，实现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陈昌浩于1936年10月10日主持草拟的四方面军政治部印发的讲话提纲，曾生动地反映了他的愿望：“……为着会合红一方面军，我们眼睛望穿了……，听到了党和军委决定要四方面军会合一方面军的消息，我们一个个高兴得不得了，我们不放松一秒一分的准备，准备克服一切困难，准备铲除一切企图阻挠我们的敌人，来会合你们，不管蒋介石的计划和碉堡封锁怎样严密，不管胡宗南、毛炳文怎样费尽气力，不管少数民族地区雪山、草地怎样困难……，都没有能阻止我们前进……”。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中央军委对二、四方面军主力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要》，其中要求四方面军以一个军迅速进至甘肃靖远中卫地段，选择渡河（黄河）点，制造船支，其余部队在会宁以南迟滞敌人，实现在十月份内控制西（安）兰（州）大道，为宁夏战役作好准备。但由于张国焘企图利用宁夏战役实现他向甘肃、新疆进军的机会主义路线，竟命令四方面军全部西渡黄河。10月25日晚，三十军在靖远以南虎豹口渡过黄河，五军、九军及四方面军指挥部相继渡过黄河。这时，蒋介石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震恐不安，急忙抽调二百六十个团的兵力，妄图一举消灭红军，仅在静宁、会宁地区集中了五个军，恃其优势兵力，在飞机的掩护下疯狂向我进攻，我军进行了顽强抵抗，终因敌我兵力悬殊，敌军控制了黄河渡口，而我四军、三十一军被

阻于河东，从而使四方面军分隔成为两部，已渡河部队与中央远离，形成孤军进入河西走廊，开始了极其艰苦悲壮的征程。

西路军渡河以后，在一条山的诸战斗中，迭创敌军、毙、伤、俘敌计2,000余人；但敌人依仗骑兵的迅速机动能力和有充分补给条件，辗转进击，使红军陷于被动局面。陈昌浩和徐向前鉴于敌以重兵防守，阻遏红军向北发展，而该地区又处于黄河和腾格里沙漠之间，回旋区域小，在中卫、定远营方向，马鸿逵已有准备，河东已被敌占，处于蒋敌和马敌夹击之下，势难持久，加之红军转战万里甚疲，弹药极缺，认为只有渡河东返方为上策。但决策未被接受，张国焘竟于10月5日电令河西部队：“目前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迅速占领凉州”。这样，河西部队由靖远一条山区向西行动，进一步把河西部队推进了死胡同。<sup>11</sup> 11月10日，中央军委鉴于河西三个军继续西进，短期内难与河东部队靠近，遂电令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将河西部队改称为西路军，成立军政委员会，作为最高领导机关，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中央军委于11月11日来电征询徐向前、陈昌浩意见：西路军能不能独立打通新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讨论后报告中央，决心西进，打通新疆。计划第一步占领凉州、永昌；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争取年底接通新疆。中央复电同意向凉州前进，告以新疆接济物资正在准备中。13日，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已令西路军依照共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首先占领凉州地区，然后向甘州前进，并望共产国际准备接济物资。

西路军奉命西征，首战古浪，再战永昌、山丹，苦战高台、倪家营子，全军指战员走沙漠，顶着祁连山的严酷自然条件，忍受极端匮乏的物资供应，远离根据地，同猖獗而占优势的马家骑兵浴血鏖战，反复拼杀，指挥部以下各级指挥员无不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最后在保卫倪家营子战役中，庄屯房屋全被敌人炮火